

# 《生死問》

## 劇情大綱：

澤蘭縣常二爺為縣內第一名醫。舉子石燕上京殿試，得中頭名狀元，在家門口被惡犬所傷。適常二爺在石府為石妻桂枝安胎，即時救治，本以為只是皮肉之傷，數日後石燕卻得了狂犬病，常二爺努力與病魔周旋，病人及家屬卻不時扯他後腿，最後甚至一狀告上了官府……

## 人物介紹：

常二爺：澤蘭縣首屈一指的名醫，以黑髯老生應工。

石燕：被狂犬咬傷的新科狀元，以小生應工。

蕭桂枝：石燕之妻，以青衣應工。

蒼術：常二爺的徒弟，以小丑應工。

杏兒：石家大婢女，以花旦應工。

徐長卿：澤蘭縣令，負責審判常二爺一案，以文丑應工。

劉五爺：退隱的醫生，以白髯老生應工。

狂犬：咬傷石燕，傳染邪毒的瘋狗，以武丑應工。

## 第一場

(石府，桂枝上)

桂枝：(上場詩)

春日凝妝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樑。  
枝頭楊柳青青色，不見蟾宮折桂郎。

妾身蕭桂枝，配夫石燕。官人今春上京會試，奴身懷有孕不得同行，只得在家安胎，靜候官人好音。前幾日有家書前來，說官人殿試及第，賜二甲進士，如今已在歸程。算算時日，也該到了。

(唱) 憶別時長亭外殘雪猶存  
到今日花穠豔芳草依人

(夾白) 自從官人你離去呵——

我長夜漫漫難安枕  
鴛鴦帳冷霜華侵  
六甲懷胎少爹親  
我腹內的嬌兒也受苦辛

(胎動，桂枝白) 孩兒，你也在思念爹爹麼？

但願得我郎君早轉回程  
歸家日同享個雙喜臨門

(又胎動，桂枝擔心白) 近日這胎動因何如此頻繁？杏兒，你去同仁堂，請常二爺前來，就說我身子不爽，煩勞他過府安胎診脈。

杏兒：是。(下，進後台帶常二爺、蒼術同上)

常二爺：(唱)

常二爺來至在十字街上

為娘行安胎象我出了廳堂  
澤蘭縣若把那大夫論講  
同仁堂算得上名動一方  
我常山自幼裡苦讀醫方  
習《內經》學《本草》為的是濟死扶傷  
昔日裡有華佗醫治丞相  
還有那扁鵲公舉世無雙  
這都是前輩先生的好榜樣  
醫者仁心他的美名萬古揚  
我常山雖不做垂世念想  
但也當盡本分菩薩心腸  
進石府我把那夫人來望  
疑難症巧辯解我自有良方

常二爺：這裡是了，待我進門。

（常二爺進門，桂枝本坐等，見二爺忙起身相迎）

桂枝：二爺來了，快快有請。杏兒，看茶來。

杏兒：來了。（奉茶）二爺請用茶。

常二爺：聽杏兒言道，夫人身子不爽，不知是何處有恙？

桂枝：近日我腹中孩兒時常踢鬧不休，攪得我心煩氣躁，不知是何緣故？

常二爺：夫人可是有了七月身孕？

桂枝：正是。

常二爺：婦人妊娠七月，胎兒骨幹已成，是以勞身搖肢，屈伸動作，以運血氣。此乃常情，不必擔憂，待我診脈。（常二爺隔帕把脈）夫人脈象浮熱，恐怕是操心過度所致。日前所開安胎益母湯可曾按時煎服？

桂枝：俱按時煎服。

常二爺：如此，我再開一帖金匱當歸散，以酒糊為丸，一日三服，胎孕自安。

桂枝：多謝二爺。

常二爺：此乃本分之事，不謝。

（外頭鼓樂喧嘩）

桂枝：什麼聲響，杏兒，與我觀來。

（杏兒出門觀看，急匆匆回來稟告）

杏兒：夫人，老爺他，他他他，他回來啦！

桂枝：怎麼講？

杏兒：老爺高中回來啦！

桂枝：唉呀，快與我更衣出迎！（杏兒取來豔色外衣，與桂枝穿上。）

（桂枝、杏兒、常二爺、蒼術同下，檢場撤廳堂桌椅）

（石燕帶賀喜隊伍，鮮紅官袍上）

石燕：（上場詩）

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俺石燕，表字玉堂，今春上京殿試，有幸得中二甲進士，如今衣錦還鄉，不知我夫人在家安胎，身子可康健否。

（唱）春闈榜中喜及第

星夜兼程把家歸

心念嬌兒共賢妻

急催馬我緊揚鞭、顧不得塵與泥

（桂枝、杏兒、常二爺、蒼術同上）

桂枝：官人！

石燕：（下馬）娘子！

（桂枝急奔迎上）

常二爺、石燕：夫人（娘子），腳步小心！

桂枝：官人你回來了。

（武丑扮狂犬悄上）

桂枝：（唱）

人道你科場奪名奏凱旋  
怎知我空房獨守苦熬煎  
且喜得今日裡郎君歸還  
重做個好鴛鴦不羨神仙

（桂枝忽見狂犬自後方襲來）

官人！當心後頭！

（狂犬襲向石燕，桂枝想上前將丈夫拉離狂犬，反將自己暴露在危險當中，常二爺見狀忙上前拽走桂枝，石燕順勢將妻子推開，自己卻反遭狂犬撲噬。）

常二爺、蒼術、杏兒、桂枝：（石）老爺（官人）！

（賀喜隊中的衙役與常二爺、蒼術一同驅趕狂犬，杏兒將桂枝扶到一旁。一陣打鬥後，狂犬被逼退，石燕撫著小腿，倒地呻吟。）

桂枝：（唱）

不意料大喜日橫遭犬患  
小畜生嚇得我膽顫心寒

（查看石燕傷勢）官人，怎麼樣了？

石燕：（強撐）不妨事……

（唱）不過是被犬傷皮開肉現  
些小傷勸嬌妻切莫懸念

（作疼痛難忍又強笑狀）

桂枝：官人，喂呀……（腹痛）

常二爺：夫人莫要啼哭，怕動了胎氣。杏兒，扶夫人一旁歇息。（轉對石燕）石老爺，僭越了。（俯身吸去石燕腿上傷口惡血）（沉吟一會兒，面色凝重）蒼術，取我的金針出來。

蒼術：是。

桂枝：二爺，官人他無妨吧？

常二爺：適才我見那瘋犬目色赤紅，口角垂涎，是身染邪毒之狀。石老爺遭犬咬傷，本是皮肉之傷，當無大礙，就怕邪毒經傷而入，那時節恐釀大患啊。

石燕：二爺，此邪毒可有醫治之法？

常二爺：此毒甚是峻猛，中者幾死。我自當盡心救治，只是……唉，眼下先用金針疏絡，阻擋邪毒上行攻心，再用瓦松、雄?研膏，敷於創口，七日內創口若收，或可倖免。

（常二爺施針，取藥研膏敷於創口）

（唱）

行醫懸壺世事經  
窮通生死看得清  
團圓之日遭險釁  
倒叫我老郎中好不忍心  
為醫者我自當本分克盡  
但願得天垂憐惡疾不興

常二爺：我再開幾帖清熱解毒的方子，回去後要好生調養才是。

桂枝：是。杏兒，隨二爺回去按方抓藥。

常二爺：不消，回頭叫蒼術送來便是。

桂枝：如此多謝二爺。

（桂枝與杏兒攙扶石燕起身，三人向常二爺深施一禮，二爺拱手回禮。）

（燈暗）

## 第二場

（石家正廳，石燕與王澍、李振飛、劉向魁、解桓四人飲酒聚會，杏兒在旁服侍）

王澍：玉堂兄今日高中，我們澤蘭總算出了個進士啦。

石燕：多虧諸位學友提攜。

劉向魁：將來飛黃騰達，別忘了帶著我們，呃，雞犬升天啊，哈哈。

解桓、李振飛：是啊是啊，莫忘了我們。

石燕：諸位取笑了，哈哈。

王澍：聽聞你受野犬所傷，不知傷勢如何？

石燕：幸得常二爺相救，七日內創口漸收，如今已無大礙。

解桓：賢弟真是吉人天相。

劉向魁：好福氣啊。

（武場敲風聲三響）

石燕：啊呀，好大的風。杏兒，去將大門關上。（杏兒應下，關門後回侍酒位）

王澍：玉堂，沒有風啊。

李振飛：是啊，沒有風啊。

石燕：適才明明一陣大風吹來，嗚嗚作響，怎說無風？

解桓：怕是賢弟錯聽了。

石燕：（遲疑，放棄堅持）……喔喔，錯聽了，錯聽了。我們飲酒。

（眾人舉杯）

石燕：乾。

王、李、劉、解：乾。

（石燕仰頭飲酒後，突然一陣昏眩，腳步踉蹌，手中酒杯掉落，杏兒見狀，連忙上前相扶。）

王澍：玉堂兄！

劉向魁：怎麼樣了？

石燕：（離開杏兒與王澍的攙扶）想是多飲了幾杯，不礙事的。

李振飛：玉堂傷勢初癒，原是不該飲酒，是我等輕忽了。

石燕：不妨事，來，我們再飲。

（石燕拿起酒壺酒杯要再斟酒，剛舉起酒杯聞到酒味，立刻暈眩嘔吐。眾人忙搶上撐住石燕。）

王澍：玉堂兄，還是莫飲了吧。

石燕：（嘔吐）癢，癢啊。好多螞蟻，莫咬我，疼啊，疼啊。

杏兒：（往內堂喊）夫人，老爺樣子不對，快出來啊。

（桂枝急上）



桂枝：官人，官人！怎麼變成這般模樣！

杏兒：老爺喝了酒，不知為何就變成這樣了。

桂枝：官人，官人。

解桓：弟妹，不如請常二爺前來一觀，再做道理。

桂枝：（恍然）杏兒，快去請常二爺！

杏兒：是！

（杏兒下，帶常二爺與蒼術急上）

常二爺：（唱）

聽她言石官人病轉深沉  
不料想當日憂一語成讖  
莫不是金針難阻毒上行  
莫不是風邪勢猛急攻心  
到石府我把那大門邁進  
望聞問細診脈我究一究原因

（三人進門，此時王澍、李振飛、劉向魁、解桓四人正好告退，與常二爺拱手致意）

杏兒：夫人，常二爺來了。

桂枝：二爺，前日言道傷勢漸收則無大礙，怎麼今日又發作起來？

常二爺：莫要驚慌，待我看來。

（石燕尚躁動不安，常二爺一針扎下，石燕安靜下來。常二爺讓他坐下，開始診脈。）

常二爺：脈象虛寒，神思昏亂，乃是風邪侵體之症。此乃狂犬受風邪所侵，傷人之後，邪毒轉入人體所致。

桂枝：病勢如何？可能醫治？

常二爺：邪毒侵體，甚難醫治。輕則損傷元氣，重則命喪無常。

桂枝：喂呀二爺，你要救他一救啊。

常二爺：眼下風邪初發，我有逐癩方一帖，用麻黃、二烏、細辛、荊芥祛風散寒，全蟲攻毒、紅娘子破血散結，甘草扶正。以水煎服，一日一劑，需連服三劑。服藥後避風，使其出汗，出汗越多，功效越佳。（邊講邊寫藥方，寫完後將方子遞給桂枝）

桂枝：（接方子）多謝二爺。

常二爺：只是此病來得凶險，方中多用了幾味峻猛之藥，三日之內，需要小心照看，若能捱過，則痊可有望。若有顛倒反覆，速命人報與我知，不可有誤。

桂枝：啊二爺，想此病如此蠻橫，恐我一人難以周全，還請二爺留在石府一同照看，則是石郎之幸也。（見常二爺遲疑貌）留府三日，診金加倍，酬庸另計，絕不虧待了二爺。（暗塞銀兩給常二爺）

常二爺：（婉拒銀兩）非也。只是我堂中病人甚多，亦不能獨厚石府。石官人如有異狀，再命人來喚，也是一樣的。夫人，多加珍重，老夫告辭了。

（常二爺同蒼術下）

桂枝：二爺！（回頭看向石燕）我苦命的夫啊。（哭罷正色斂容）來，杏兒，帶人佈置寢房，一切門窗牆縫務必仔細補漏，不可透進一絲風來。給老爺加兩床棉被，扶老爺後堂安歇去吧。

杏兒：是。（與另一名隨侍使女同將石燕攙下）

桂枝：（唱）

都道是皮肉傷無需煩心  
到今朝卻為何一病深沈  
我本是千金女自小嬌生

如花貌配才郎美眷雙成  
大比年文星現郎君高中  
深秋夜夢熊兆天賜石麟  
福祿壽本應當十拿九穩  
又怎知平地裡遭此困頓  
怨畜生驀地裡傷人太甚  
怨蒼天不憐我有孕之身

（腹痛）

到如今我只得整頓精神  
拯夫郎離水火我要一力擔承

（燈暗）

### 第三場

（臥房內）

（石燕披厚氈，病上）

石燕：世事難逆料，福兮禍所伏。想我衣錦還鄉，本指望在家候得官職，便即走馬上任，耀祖光宗。哪裡知道，竟落得如此大病，吉凶未卜生死難料。唉，昨日常二爺與我逐癩方三帖，要我按日煎服，這頭帖湯藥甫下，立時汗出如漿，盡掃胸中煩惡之氣，好不神效也。

（唱）

那一日筵席上驚風乍起  
渾身上如蟻噬疼癢難敵  
耳邊廂風聲作鬼哭神泣  
神昏倦意煩亂顛倒迷離  
一靈兒險隨了勾魂旗幟  
多虧得、常二爺、金針續命將那無常來欺  
逐癩方兒驗效奇  
汗如雨下百病弭  
掀錦被我把那病軀來起

這屋兒甚氣悶好難將息

房中密不通風，甚是炎熱。(擦汗)這錦被兒裹得甚是悶懣，還是除去了吧。(脫外氅)

杏兒：(捧香爐上)老爺，二爺交待要避風三日，你怎麼除了錦被，快快裹上。(重將外氅替石燕披上)

石燕：(躲開杏兒)欸，常二爺的方兒甚是靈驗，我如今神清氣爽，這錦被不用裹了。杏兒，與我開窗。

杏兒：好不好，三日未過，您得避風才是。

石燕：我自己的身體自己曉得，不妨事了，開窗。

杏兒：我不開。

石燕：你不開我自己開。(走向前欲開窗)

杏兒：(擋在窗前)夫人知道要擔心的。

石燕：我都無恙了她擔的什麼心啊。杏兒，讓開。

杏兒：我……我不讓。

石燕：杏兒。(嚴厲)

杏兒：(閉眼張手鐵了心擋在窗前)

石燕：杏兒(低姿態)，你就可憐我這幾日病得可憐，開一絲兒窗縫，讓老爺我透透氣吧，杏兒，求妳了。(作勢要下跪相求)

杏兒：唉呀老爺，折煞奴婢了。(向前扶石燕)

(石燕趁杏兒鬆懈，鑽空把窗戶推得大開，風聲響動，石燕受風立刻驚動體內邪毒，痛苦萬狀，顫抖驚懼顛狂不已。此次發作，身段要較第一次發作來得誇張，

強調畏風避光的姿態，例如用布蒙頭，縮到角落之類，務必使用戲曲舞台身段呈現。）

石燕：風，走開。把窗子關上！啊叻，忒亮了，走開，走開。

（桂枝適端湯藥進門，見石燕異樣，慌忙將湯藥放下，試圖安撫石燕，卻被狂亂中的石燕推開，差點跌倒，杏兒連忙去扶桂枝。）

杏兒：夫人當心啊！

桂枝：快、快請常二爺來！

（常二爺帶蒼術急上）

（唱）猛聽得石官人風邪又起，撇堂舖急趨行顧不得老邁身軀

（衝進臥房）

（唱）果然是風邪侵氣狂血戾

蒼術，替我按住他。（蒼術與家院上前拉住石燕，常二爺往他頭頂、脖頸穴道拍了幾下，石燕昏厥）好怪啊，按理服藥避風二日，自當好轉，怎麼竟發作起來？

（唱）這病情倒叫人好不懷疑

常二爺：究竟出了何事？

桂枝：杏兒，適才究竟是何緣故？

杏兒：（下跪哭道）適才老爺言道，服藥後神清氣爽，已無大礙，要我與他開窗透風。

桂枝：蠢丫頭，你怎能聽任於他！（氣極欲打）

杏兒：夫人，是奴婢全力阻擋，老爺執意要開，這才……

桂枝：你……唉！（哭）官人，你也忒糊塗了。（拭淚）二爺，眼下可有救麼？

常二爺：唉！若是不遵醫囑，你們何必請我來治。

杏兒：奴婢知錯了……

桂枝：二爺……

常二爺：……罷罷罷。石老爺三日之內未避風寒，致使風邪發作，一旦風動蓄血，瘀血攻心，則難救矣。如今只得改用下法，以祛邪破血湯攻瀉瀉下，一日兩帖和酒煎服，連服五日，若二便濁惡盡下，則瘀血可破。方中蜈蚣、大黃都是峻猛之藥，務必遵方而行，莫使再受風寒，切記切記。

桂枝：多謝二爺，杏兒，快隨二爺抓藥去。

杏兒：是！

（杏兒隨常二爺、蒼術下）

桂枝：（回看昏厥在椅上的石燕）喂呀，好個不懂事的官人啊——

（唱）

你終日只在那病榻臥躺  
怎知道為妻我辛苦備嘗  
日夜裡不眠休勤伺藥湯  
衣共食細打點裡外奔忙  
身染病就應該安心靜養  
卻緣何小不忍、亂大謀、逞意氣、妄開窗、枉受風寒所為是哪樁  
憂患中平白地又起風浪  
莽官人惱得我氣壞肝腸

（腹痛）

（石燕醒轉，見桂枝腹痛，忙上前關切）

石燕：娘子，你無恙否？

桂枝：（見石燕醒轉，欣喜）官人——（旋想起石燕闖的禍，轉怒）哼，無恙無恙，無恙都被你氣得有恙了。

石燕：（唱）

勸娘子暫息那怒火千丈  
聽為夫將根由說個端詳  
榮歸日不意料竟遭犬傷  
無奈何我只得安家休養  
常二爺精醫術頗有驗方  
飲湯藥頓覺得神清氣爽  
尊醫囑閉門窗縫隙盡藏  
織錦被重加身汗出如漿  
氣悶滯堵得我心慌意慌  
渾身燥惱得我行狂舉狂  
索性兒使巧計將杏兒來誑  
逞意氣添病災我悔斷肝腸  
深施禮請娘行且把那寬心來放  
從今後再不敢自作主張

桂枝：（唱）

聽官人要我把寬心來放  
反叫我心頭上更添淒惶  
都道是驅邪毒頗有驗方  
卻因何病纏綿反覆無常  
莫不是天公爺起下了忌妒心腸  
要摧你這當朝狀元、擎天柱來紫金梁、怎叫我不急不慌

（又腹痛）

石燕：唉呀，娘子，不要緊吧——

勸妻房莫起那顛倒夢想  
生與死窮與通自有應當  
為妻子我定當盡心調養  
待得到病瘳日地久天長

喔呦，一陣冷風，娘子，勞你取件衣裳來。

桂枝：怎麼受涼了！（著急要去取衣裳，引動胎兒，又腹痛）啊呦——

（兩人同時喊痛（冷），這不約而同使兩人相視失笑。）

桂枝：我去替你取湯藥、衣裳過來。

（桂枝端來湯藥，將衣裳遞給石燕披上，親手餵藥）

石燕：（觀察桂枝的肚子，又見胎動）我們的孩兒倒也勤快。

桂枝：他呀，是在盼著爹爹早日康復呢。

石燕：哈哈，如此，哪哪哪，爹爹喝藥與你看（耍帥大口灌，被噙到），咳咳咳。

桂枝：你啊，慢著些兒，別噙著了。

石燕：哈哈哈哈哈。

（燈暗）

#### **第四場**

（同仁堂內，常二爺正在給病人看診，後面尚有人排隊。）

常二爺：你這是肝氣鬱結才導致胸悶噁心，開一帖加味逍遙散給你，即可見效。隨蒼術後堂抓藥去吧。

病人：多謝二爺。

蒼術：隨我來。



（杏兒闖進同仁堂內，上氣不接下氣）

杏兒：二爺，二爺！

常二爺：何事驚慌？

杏兒：夫人請您過去一趟，那藥——

常二爺：那藥敢情有失？

杏兒：咦？（搖頭）……嗯！（又點頭）（聽不太懂常二爺在說什麼）

常二爺：莫非淤結不下，瘀血攻塞心脈了？

杏兒：（亂點頭）

常二爺：列位，事出突然，若無急症，便先請回，明日再診吧。

（眾人躁動不滿下場。常二爺接過蒼術遞來的金針藥箱，同蒼術、杏兒一同下場，景隨人移來到石府。）

（常二爺急跨進門，正好撞見桂枝）

桂枝：二爺你來得正好！

常二爺：那石老爺可是有了新病徵？莫非已恐水畏光？

桂枝：官人他還是一樣啊。

常二爺：石老爺無事？

桂枝：無事。

常二爺：那藥呢？有效？

桂枝：有效。啊二爺我正要與你言講，這新藥甚是有效，官人鎮日瀉下不止，怪是可憐，不知二爺可否抽換幾味剛猛藥材，改用溫補？

常二爺：……無事你喚我則甚啊？況且此方專治狂犬之症，豈是你說換就換。下次不可。你家老爺無事便罷，我回去了。

桂枝：送二爺。

（常二爺共蒼術離去，走到一半，被桂枝喚回）

桂枝：二爺留步！

常二爺：又做什麼？

桂枝：既不能換藥，求二爺開點益氣補身的方子，讓石郎補補可好？

常二爺：欸，這補藥也需對症而下，焉能胡亂施予。石老爺如今虛不受補，且待他痊可，再做道理。

桂枝：喔。

（常二爺、蒼術二度下場，走到近台口，又被桂枝喚回）

桂枝：二爺，還有一事。

常二爺：又怎樣了。

桂枝：昨日我見官人下痢得厲害，作主把那湯藥份量減了一半……這樣，不會有礙吧……？（心虛）

常二爺：將湯藥減了一半？份量減少，功效自然減半。如此瀉下不全，邪毒仍淤結體內，咳，你是幫了倒忙啊！快把湯藥加回去！

桂枝：是、是！

常二爺：唉，你們要是再任性胡來，不遵醫方，十個石老爺也難活叻。

（常二爺、蒼術三度下場，到了快走進下場門時，石燕跑出來）

石燕：夫人啊，你去天妃廟求的符水，頗有神效，才飲了一杯，我就不乏了。

桂枝：啊叻，官人啊……

常二爺：哼，赫赫赫赫哈哈哈哈哈。（冷笑）好啊，好端端的破血敗毒散你不服，偏去飲那符水。如此你要我這大夫何用，你們還是另請高明吧！蒼術，我們走！

桂枝：二爺！

（燈暗）

## 第五場

（同仁堂中，常二爺看病的場景）

常二爺：脈象溫和，較之先前進步不少啊！

病人：都是託二爺的福！

常二爺：如此，把剩下的藥吃完就不用再來了。

病人：多謝二爺！

（病人起身離開，蒼術一臉擔憂進來）

蒼術：師父，杏兒都在外頭站了一整個早上了，你真的不去石府嗎？

常二爺：堂中病人甚多，我抽不出身啊。

蒼術：可杏兒說石老爺的病症更嚴重啦。

常二爺：那是他們咎由自取，與我何干。

（內場傳來桂枝哭聲，蒼術出門查看）

蒼術：師父啊，這下連石夫人都親自來求您啦！她說您要是不去，她就要跪到您去為止。讓產婦勞累，要是小產可不好啊。

常二爺：哼，她以胎要脅，以為我常二爺是好易與的麼？要跪讓她去跪，跪倒了送進來我保她懷胎不傷。

（蒼術出門再探）

蒼術：師父師父師父！她她她，她們把石老爺給抬過來啦！

（石燕眼蒙遮光布條，披髮、身繫鎖鏈，被兩個家丁架上場。神智完全顛狂，稍一受風或者感到聲光響動，便上前撲咬撕抓。桂枝跟在石燕後頭一起闖進同仁堂）

桂枝：二爺，我知錯了，你要救他一救啊！

常二爺：這……何時變得這般嚴重？

桂枝：你來的那天還好端端的，您走後隔天就不對勁了。

常二爺：怎不喚我前去醫治？

桂枝：那日您發了雷霆怒火，我怕再惹您生氣……

常二爺：唉，當喚時不喚，不當喚時你又偏偏要喚。那湯藥呢？後來可有按時按量而服？

桂枝：有是有，但官人前日發了恐水之症，聽聞水聲便痙攣不已，不用說喝了，就連滴水沾唇都會窒息。那湯藥，是怎麼也灌不下去的了。

常二爺：不妙啊，病已至此，恐怕難活了。

桂枝：怎麼講。

常二爺：這犬毒攻心有三層，第一層毒未上行，如能去其惡血，以金針阻脈則無事矣。若抵擋不成，則入第二層，初時發癢燥熱，煩噁不安，用汗法解表可祛毒，若開始畏風懼光，乃風邪躁動之症，需用下法破血解瘀。怎奈病中調理不當，又擅自減藥，如今邪毒上行攻心，出現畏水之症則藥石罔效，大羅金仙也難救了。

桂枝：二爺你要想想法子啊！

常二爺：我有什麼方法可想，還是回去備辦後事吧。

桂枝：二爺，我求求您了！（下跪）

常二爺：……罷！此法乃以毒攻毒，甚是凶險，藥下後非生即死，不到垂危之際絕不輕用。你當真要試？

桂枝：橫豎也是死，不如死馬做活馬醫吧！

常二爺：好，如此解鈴還須繫鈴人，隨我捕狂犬去者！

（燈暗）

## 第六場

（常二爺手執小斧，帶家丁六人共蒼術執棍棒，追狂犬急上）

常二爺：那狂犬，往哪裡走！

（八人圍攻狂犬，經過三、四回合纏鬥，狂犬被眾人壓制在圓陣中心，常二爺手執小斧，朝狂犬腦門劈了三下，狂犬倒地而死。）

常二爺：快！帶石老爺過來！這腦髓需得溫熱敷治方有效用。

（家丁扶石燕上場）

常二爺：（取狗腦髓，塗敷於石燕患處）蒼術，剩下的腦髓以炒炭法炮製後，速取來給石老爺服用！

蒼術：是！

（蒼術端炮製好的藥材上）

常二爺：（餵石燕吃藥）用當日傷人狂犬之腦髓，外敷內服，以毒攻毒。現在就看石老爺他的造化了。

（眾人屏息觀察石燕服藥後的變化。只見石燕一個機靈，突然站起，幾個水袖動作後，僵立片刻，突然神智清明）

石燕：娘子……

桂枝：官人！你好了麼？

（石燕眼神迷惘，彷彿不清楚自己發生了什麼事，又突然一僵，接著狂性大發，見人就咬，最後力竭倒地而死。）

桂枝：官人？你莫要嚇我啊。（轉向二爺）二爺？

常二爺：（摸了摸石燕的脈息，向桂枝搖了搖頭）

桂枝：官人！你怎忍心撇下我啊！（昏厥）

蒼術：師父，糟啦，石夫人流血，恐要小產！

（燈暗）

## 第七場

我做縣令有三怕，升堂斷案人帶枷，柴米油鹽醬醋茶，樣樣斷來樣樣差。本官徐長卿，表字遠志，澤蘭縣裡一個縣老爺的便是。自幼通習經書，八股時文樣樣精通，大比登科，除授澤蘭縣令，本指望飛黃騰達，哪裡知道，這縣令是個苦差叻——

（數板）

七品縣令帶烏紗

皂底官靴紅大褂  
勤政愛民為國家  
辦事能力我真不差  
早季登壇求雨下  
雨季勸農把莊稼  
左將奸商油水刮  
右把污吏連坐罰  
青天老爺人人誇  
唯有這官司訴訟我真落漆（台語）  
若論這刑事罷——  
情殺兇殺兼財殺  
見血就怕不敢查  
再說這民事呀——  
為權為利來吵架  
人情世故我難練達  
左右為難難斷下  
大堂老爺我怕坐衙、怕坐衙

唉，今日又是三六九放告之日，吩咐下去，有事快告，無事退堂！

（桂枝披髮散裝上）

桂枝：大人冤枉啊——

徐長卿：哈，大人我不冤枉。堂下所跪何人，所告何事，快快講來。

桂枝：妾身蕭桂枝，乃今科狀元石燕之妻。只因我夫返家那日，橫遭犬傷，延請大夫常二爺救治。哪裡知道這庸醫越治越差，好好一個活人，竟被他醫的死了。就連我腹中胎兒，也因丈夫驟逝，悲傷過度而小產。如今我家破人亡，俱都是這庸醫殺人所害，大人，您要替我主持公道啊！

徐長卿：狀元之妻狀告本縣名醫，這可不好辦啊……來，帶常二爺上堂。

常二爺：大人，冤枉啊——

徐長卿：又是一個冤枉的。我說二爺，人家告你庸醫殺人，你還有什麼冤枉？

常二爺：一切都是誤會、誤會啊——

(唱)

常二爺無奈何把大堂來上  
有苦衷請大人細聽端詳  
石夫人要告我辯症無方  
俱都是病家言字字虛妄  
那狀元初傷時我急救得當  
哪裡知道盈尺魔高一丈  
筵席上心驚悸神思昏悞  
邪風乍起症未明、用汗方是理所應當  
哪裡知石狀元他行事輕狂  
說避風卻妄開窗，風邪入血、鬱結攻心、他把氣血兒自傷

徐長卿：這就是石狀元的不是了。

常二爺：(唱)

嘆一聲我使出了瀉下方  
用蜈蚣、並大黃、來保他血脈清暢  
到此處就應當日漸無恙  
最可恨那病家竟幫倒忙  
無事頻喚醫、擅自減藥方、亂飲符水肚痛難當  
件件般般、都是他病家的劣行狀，請太爺思量

徐長卿：後來呢？

常二爺：(唱)

石狀元一病成了鬼魅樣  
束手無策覓古方  
殺狗取髓敷腦漿  
以毒攻毒解魍魎  
此方本是生死湯  
吉凶難料命難量  
諸般症我俱都細細言講  
反道我庸醫殺人言太狂



濟死傷反被告我心灰意喪  
這樁事請太爺拿定主張

徐長卿：如此說來，是病家不遵醫囑，才導致邪毒侵體，深重難癒。如此怎說是庸醫殺人呢？石夫人你告差了。

桂枝：這庸醫盡揀好處說，於他不利者是隻字不提，大人啊——

非是我無故將醫家來告  
桂枝言來細聽根苗  
夫郎病熬得我心急火燎  
最堪憐小婦人我識淺見薄  
孰症輕孰病重難以分曉  
哪裡知減藥方大事不妙  
哪裡知何時喚時機最好  
問神靈求符水千禱萬禱  
哪裡知無益身反受害全然無效  
最可恨病家苦他俱都知曉  
無心過有時犯總不相饒

徐長卿：二爺啊，醫者仁心，你要體諒病家才是。

那一夜夫郎病發狂吵鬧  
卻憚他醫威重不敢去報  
數更漏捱得那天明破曉  
急忙地遣杏兒把那鋪門來敲  
卻不料、那庸醫、端端正正、正正端端、坐在堂中、冷眼觀瞧  
無奈何拖孕身親自求到  
卻不料反遭他冷言相嘲  
不憐我夫病子幼無依靠  
不憐我呼天搶地慘呼號  
這都是他誤診時分分秒秒  
卻害得我官人命歸陰曹  
銜冤恨上公堂尋個公道  
一家人兩性命他就怎開交

徐長卿：桂枝此言倒也有理。二爺延誤診時，導致石狀元病發身死，確有過失。

來人啊，將常二爺拖下去，先杖一百再說。

常二爺：大人，慢來，我尚有分辯。

徐長卿：石夫人指證歷歷你還有分辯，好吧，你辯吧。

常二爺：(唱)

說什麼誤診時害人不淺  
蠢婦人又怎知其中根源  
就醫時石老爺喪星已現  
要拯救卻已是千難萬難  
縱然是心頭惱意態峻嚴  
關生死我豈敢任性遷延

常二爺：大人啊，他們求醫之時，此症已至第三層，早救晚救皆是無救。我雖氣惱於他，病人安危我又豈敢置於度外，說什麼石老爺因我延誤醫診而死，哼，荒謬。

桂枝：(唱)

說什麼早救晚救俱無救  
可見我為夫郎苦苦哀求  
若當時你肯把那良心守  
早下藥急診治或能病瘳

杏兒卯時初牌便至，在門外求到午時，你始終不理，若早治了四個時辰，又怎知石郎他無救啊！

常二爺：我說無救就是無救！

桂枝：我道有救便是有救！

常二爺：你！

桂枝：你！

徐長卿：（驚堂木一拍）都給我住口！大堂之上豈容你等喧嘩！唉，二爺延誤診時是真，桂枝不遵醫囑也是真，如此看來，關鍵當在這誤診之事，是否致命了。我亦非醫者，難解其中關竅，這、這便怎麼處。啊，有了，人人都只道澤蘭縣有個常二爺，倒忘了東村的劉五爺也是位大夫，不免請劉五爺前來解釋一番便了。來人，請劉五爺上堂。

堂號：請劉五爺上堂。

（劉五爺白髯布衣上）

劉五爺：參見縣太爺。老夫退隱已久，不知今日喚老夫前來，有何要事？

徐長卿：只因常二爺醫死石狀元之事，在此纏訟。想請問劉五爺，若有人受狂犬咬傷，犬毒已至第三層，可還有救否。

劉五爺：狂犬之毒，最難調治，中者死多活少。若犬毒至第三層，則病入膏肓，難以回天。

徐長卿：一旦病發，無論早治晚治都是死路一條？

劉五爺：俱是無救的。

徐長卿：如此常二爺延誤診時，亦無傷結果，常二爺無罪啊。

桂枝：喂呀，大人，他們做大夫的相互勾結維護，不可輕信啊！

常二爺：哼，明明是醫理，哪來的勾結維護。

劉五爺：只是若能在第二層轉第三層之際，強以金針湯藥救之，或有一絲生機也未可知。

徐長卿：這麼說來，若是病發當晚就延醫診治，石狀元或可不死？

劉五爺：甚難推料，但有此可能。

徐長卿：那就是桂枝你的不是啦，當醫不醫怪誰呢？

桂枝：我等非行醫之人，如何能拿捏時機？我也曾請他在官人病中，留府看診，怎奈那庸醫執意不肯，後來又出言威逼使我心生畏懼，我、我又怎麼曉得這二轉三的道理！

常二爺：哼，哪有只有你一家能治，便拋下他人不管的道理。當時若是你們遵行醫囑，按方而治，病情如何能轉壞，我又怎會出言不遜！

桂枝：我、我不管，如今我被你害得家破人亡！庸醫你償命來！（撲上去欲同歸於盡的狠勁）

徐長卿：（再拍驚堂木）蕭桂枝！公堂之上豈可胡來！

桂枝：喂呀——

徐長卿：（對觀眾）我就說官司最難，坐衙最苦，你看，這就是現成的例證。（攤手）要判這常二爺有罪——（常二爺夾白：大人我何辜啊！）唉，他畢竟依理救治；要判這常二爺無罪——（桂枝夾白：大人我好苦啊！）這桂枝亡夫喪子甚是可憐。若要還桂枝公道，就得重判這常二爺，但要重判，常二爺好像也沒多大錯處，可若是輕判，一來石狀元之死常二爺確有微過，二來這桂枝實在辛酸，重判這常二爺，輕判這常二爺，不判這常二爺——（被自己的話搞得昏頭）可惡，這斷訟決獄如此兩難，老爺我不幹了！（拍桌起身欲回後台）

常二爺／桂枝：這案還沒斷完啊！

徐長卿：你們的案子太難搞了，老爺我想不出好法子，去去去，叫衙門外頭那些看熱鬧的給你們斷去！退堂！（逕自下場）

（台上常二爺、桂枝、衙役都因徐長卿的離去感到一陣不知所措的尷尬。一名衙役彷彿很習慣處理這種場面，打破沉默，對台下觀眾說話。）

衙役甲：各位父老鄉親，真對不住，縣太爺平日甚麼都好，就是最討厭斷案，你們也是知道的，這回他老毛病又犯了，讓他後堂歇會就成了。倒是這個，（從袖中掏出意見調查表），老樣子，又要麻煩列位了。

（衙役甲走下台發意見調查表，嘴裡繼續說：「麻煩，給老爺點意見，參考參考，我們也好交差啊。感謝感謝！」之類的話，把觀眾當成在衙門口圍觀升堂斷案的鄉民。觀眾席間出現許多身著衙役服裝的工作人員，口中說著類似衙役甲的說明台詞，發送並回收意見調查表所有演員、工作人員，都應視觀眾為演出的一份子。

這段填答的時間大約十分鐘。在回收的過程中，需要大約計算出觀眾意見。）

衙役甲：（拿著回收的意見調查表走回台上）老爺，你也該歇夠了吧！快些兒出來吧！別歹戲拖棚啦，觀眾要回家了。

徐長卿：你你你，不過是一介衙役，看看你對老爺是怎樣說話。別喊了，我出來啦！（整理衣帽，重新升堂）現重新審理常二爺誤診石狀元致死一案，被告常二爺，判決——呃，（低聲對衙役甲）拿來。

衙役甲：什麼？

徐長卿：拿來啊！

衙役甲：喔喔。（呈上意見表）

徐長卿：（隨機找幾張意見念出來），不錯嘛，有想法。（看統計結果）好吧，老爺我決定了，被告常二爺，誤診石狀元致死一案，常二爺雖態度倨傲，使病家驚怕，間接導致石狀元拯治無望。但病中悉心救治，依理而行，算得周全。蕭桂枝喪子新寡，其情可憫，判常二爺罰銅三十斤，銀一百兩，助濟她往後生活，日後凡蕭桂枝有疾，需終身照護，不得有違。退堂！

（以上判決為「輕判例」，此外尚有無罪、重判的版本，端看演出當天觀眾調查的結果而定，採多數決。）

（燈暗）

（劇終）

附表：（用毛筆寫）

這案難斷，你們幫幫我吧
-------------

常二爺一案，你覺得應該：

- 一、常二爺過失殺人，流放西南邊境，永不赦回。
- 二、常二爺雖有過失，其情可憫，罰錢，讓他照顧桂枝。
- 三、常二爺無罪，桂枝活該。
- 四、其他

爲什麼：

---

---

縣太爺 徐長卿